

道光八年孟秋刊

范紫登先生重訂

詩經
注大全
鄉嬛體

金閭書業堂藏板

重刻詩經序

予嘗謂六經之中詩尤爲人人當學孔子言興於
詩又言不學詩無以言古者十三學誦詩蓋如今
之歌曲雖閭巷稚子皆熟聞而知其說後世或童
而習之不過就塾師粗識句讀而已及長輒專其
所肄之經揣摩秘要期得薦於有司幸而獲售輒
復度閣其於四始六義貞淫美刺所在有終身未

能通曉者矣嗟乎古聖賢諄諄以詩垂教其用意
極深遠而今且苟安弁陋守此遺彼無乃科舉之
學浸淫已甚而不復從事於斯也歟予兄弟皆習
春秋而先世高曾皆以毛詩顯方在塾時家大人
又以世業專於諸經中尤加研究因得前此善解
詩者若黃氏維章之鄉嬛顧子麟士之說約江氏
晉雲之衍義皆能羽翼傳註而鄉嬛尤辭意簡該

折衷盡善雖於漢唐箋疏諸家不相統貫然揣摩
家欲專治詩要未有能外此者旣而予兄弟同備
位禁林已未之役奉

簡命入禮闈予分校易而家弟則閱詩凡所取經義
頗能與傳註相發期不謬於聖賢大指夫春秋繼
詩而作故詩與春秋相表裏至若易道陰陽詩道
性情似二經渺不相關然而性情得其正則能止

乎禮義能止乎禮義則可見天地之心此以知治
詩而通其說非獨可合乎春秋并可合乎羣經也
黃陶菴先生精於論易嘗言易道甚大可與諸經
相通而予謂善說詩者亦如之然則所爲四詩六
義貞淫美刺所在其可不銳精覃思務求洞徹乎
哉顧予獨念今世科舉學盛旣不克人人學卽專
習毛詩家亦大遠古聖人教人之意至并其羽翼

傳註者而弗爲究心良可歎也客夏請

假歸里暇日復取娜嬛舊刻細加叅訂重鋟行世因
序其語於簡端使當世篤學嗜古之士由此書而
深曉傳註由傳註而追尋箋疏庶幾於溫柔敦厚
之大義沉研熟玩以求自得於吾心則不獨專習
毛詩家所當奉爲指南矣

崑

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秋日浙西沈三曾譔

字志銳

四書詩學韻異同辨

大學

惟民所止詩維 緡緡黃鳥詩維 瞻彼淇澳詩興 藝竹猗猗詩維

有斐君子詩匪 如切如磋 終不可諱詩諒 於戲前王不忘

詩呼 儀監于殷詩宜 峻命不易詩駿

中庸

和樂且耽詩湛 樂爾妻孥詩密 嘉樂君子詩假 惠靈詩顯

保佑命之詩右 在此無射詩戰 衣錦尚絅詩駘 亦孔之昭詩昭

奏假無言詩嚴 不顯惟德詩維

論語

亦祗以異詩祗

詩經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聲節族音而不

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

子

白鳥鶴鶴

詩高

王赫斯怒

詩思

以遏徂莠

詩旅

思戢用光

詩輯

今此下民

詩女

娶妻如之何

詩取

普天之下

詩溥

周道如底

詩砥

天生蒸民

詩蒸

民之秉彝

詩夷

亦不隕厥問

詩隕

細閱書所引詩其字韻稍異者悉載篇首以便考辨餘篇

者不必遍述讀者諒之

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

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

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

之是亦所以為教也豈周成時上自郊廟朝

廷而下達於鄉閭而若其言雖然無不出於

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

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

後寔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

賦

賦者或景或物直就其事而言之為賦其體亦自不一如葛覃首章之類追敘之詞也如采芣采芣之類預道之詞也如采芣芣如雷等句是借字形容都在正意上請不可涉手比如維維章暗後日月慈我思林杜章此以山言其甚出車章春日遲遲四句亦明章明也上天二句是對景言思要在時物上點綴不可涉手與各隨其體為之可也

比

比者喻也單說此物不易曉故取彼一件物對此一件物而比之使人即彼而識此也如白華首章一章是本又有正意顯而比者也如終其永懷二章是言外補正意隱而暗比者也如終風厲雨暘等章之為尊者詩影射言之則如鶴鳴緇緇等章之為尊者詩以又如老馬反為駒一章正意反點在面上誰謂茶苦三句以正意相形諷采芣采芣二句就當正意說又比之變句也然不可拘也

興

興者起也欲有所咏先言他物以起其詞然其體亦自不同有因所見以起興若桃之天天江有汜是也有以其義以起興若關雎雎鳩綠竹猗猗是也有就其事起興者若兔置章以肅也勗起是也有此其韻

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大學

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白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閭巷歌謠之

起興者若鳬魚章以其序與其族是也又有順興若魚在藻之章逆興若有條魚登其類不可悉數須一一詳之

一字三義

龜斯之振也訓盛自其振也掘起於世亦見昌熾也公子之振也訓仁厚自其振也心純乎理意不刻薄也君子之振也訓信厚自其振也刑于寡妻言等約誓也掘一振也也行露之獻也訓警意露蒙濃裕易沾濡也良人之厭也訓安靜天懷濃裕無詬訾也夜飲之厭也訓久足君意濃裕忘分時此總一厭也也有沈有滑訓為怒水決而波濤滔湧也湏臾回二訓為亂水決而萬溪澎湃也草不潰茂訓為遂水決而信逆不倖也總一潰然也自其彼此相肖於是命不猶之猶訓同焉自其多疑回顧於謀猶回過之猶于謀焉自其民勇有方于克壯其猶之猶訓謀焉總一猶也濟上從水從齊源泉并出也因其事之衆多齊集也濟多士因其君之容貌齊一曰濟上許王借仕從人從其夫婦借者也因其我與汝皆奮勉曰與子偕老因其年與貌皆強壯曰偕上士于央央有掩映之義就其色之相映有光明族煥央上訓光明也就其聲之相應更鳴此和鈴央上訓和聲也假如虛偽之義就其六命之巽然在於子孫庶民不可限量訓曰大假哉天命是也就其神至之恍然若來

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一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即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

於來享不可模擬曰格湯孫秦格是也設嘉禮也謂繼善之良也父之
慈乎子之奉養乎親皆是也故直曰被廢曰民莫不穀君子耶平子
孫世之底乎雍熙皆是也故寡飲極願曰君子有穀遭亂之世亦曰民
莫不穀須客切章旨分貼移易不動亦妙

二字同義

我以仁示則人視其仁我以義示則人視其義以示與視同也退對通
為遠也則不近而對退為迂也則不切此退與何同也不景皆大玉錫
福之大為介受福之人為易也若錫通用者人之孤特即錫入之可也
曰予也情者心之端端神而散全無覺意之心可代單字用之至于實
訓為答復訓為訓訓為事有問同也焚解為公解為坊廣解為公
意義同也須融會其意自具其同乃得

詩學語序

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太姪較後述于高辛有時而亡載籍亦殘
知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追倣於此亦有
夏承之篇豈底棄靡有子遺述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
將順其美刺過貶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為法者顯彰為戒者
者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于此名也周唐之
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于大王王季克堪大顧文武
之德光耀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室有居其時
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篇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

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
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
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
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
為經所以公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二
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
之三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正此學詩
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

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風詩之正
經後王稍更凌遲懿王始受譴望公夷身夫禮之後即不獲賢自
是而下屬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放蕩勃爾俱作
衆國紛然則怨相尋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
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託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交
風夷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福如斯若違而勿用則
被劫殺大禍如此吉以之所由憂憂之漸味品衡在斯足作後王之鑒
于是止矣夷厲以上盛衰不復太史年表首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
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法度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
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衆目
張解一卷而萬篇明于方則解于思則具諸君子亦有樂于斯興

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
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間者
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
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新編黃維章先生詩經鄉媛集註

永福黃文煥維章輯著

三曾允斌

荅上沈

涵度注

參定

三階允升

第三夏侯全闕

愷曾虞士

國風

一南敘起宮闈而後漸及天下其所言皆正政為正風宜冠十二國之首至列國而風變矣邯鄲衛之風變而為男女亂於墮主國之風變而為君臣失道齊國之風變而為遊暇荒淫魏國之風變而為僉僉備憂憂傷而害風變武勇而秦風變淫遊歌舞而陳風變亂極思治而曹風變至隨風而依然周家故俗故終以此讀者觀風理會則君德民情聲音政治可察見矣

朱熹儀曰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八風寒燠異德升降殊情不為操悍而為悽戾惟南風羣和鳴達長表萬物有愷悌而無拂鬱文王岐周之化寔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列國之風化德教各殊而民間亦漸以成俗其詩多麗雅而不純總之徵治亂鐘得失亦頗有可採者豈必二南然王風降於邯鄲衛而曹檜之後

詩經卷之二

朱熹集註

國風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

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其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二之一

周國各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夏雍州境

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寢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

有幽何也蓋王化之原本之征席周之先用周南召南東遷政教不行
衛始壞先王之典章而密行吞併故首列衛而次以王明王之不復爲
諸侯主也鄭以幾內之侯敢於自二於是齊之桓晉之交繼稱伯而風
之變至曹檜而亂極思治非周公其孰挽之故以幽風終焉

二南言文王之風化周南之詩多爲文王故言王者之風化南之詩多
爲諸侯而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是文王教化之所及

周南大意

關雎五章言文王修身齊家大要桃夭三章闡國治漢廣荇藻則天下
平終於麟趾關雎之應世而王化成矣

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
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
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
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
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
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
民俗之詩被之箏弦以爲房中之樂而
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
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
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
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
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
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
繫于天子也豈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豈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
國卽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
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

關雎全直金詩以窈窕二句為主君后初媾即與乾坤懽舒之氣相為
映發此時此情自然而致即合宮亦不自知章內憂樂不要說是美
王亦不要說定宮人自謂大約聖女聖王末相遭遇而懷恩既相配
合而歡暢此合宮閨中情致自是如此雖俱本窈窕之德而言然宜
重既得遇

關雎此宮人美后妃之德也曰天生聖王必生聖配以開八百之祥
彼關而又關之雉鳩和鳴于河洲之上相聚而不相亂相親而不相狎
物亦有善匹矣况此窈窕之淑女就其始至時觀之見其貞靜之德形
為幽閒之度女中之聖者也其德柔之懿與緝熙合一豈不為君子之
好逑乎誠足母儀一國矣

此就始至時想見其德之美關而又關兩相關會與淑女與君子一
德相配亦有兩相關會意美心曰窈窕貌已窈然二字亦可想像形
容故註曰幽閑一意非幽閑具靜遠足以盡之也然為窈窕又云淑
女猶云淑聖人一般非兩意並此只就始至時動靜聞言之不必
入和敬字淑雖在窈窕上見却是平日好處君子只以君子還他不
可露出文王字面好逑重淑女足配君子上須就母儀一國言若說
和樂恭敬偏就夫婦相與一邊說則相敬如賓不待后妃能之矣
張其來曰以德配德是舊說頭大抵君德亦以淑為主故曰淑
人君子懷允不忘又曰西方美人後面敬勝無違之胤穆皇王億麟
趾振振皆是根源處發得好不可以宗廟內治淨法體說他上面
淑字要承夫作之合洽陽消法鍾靈毓秀速字須聯莊開八百胤
啓多男意

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而言化自北
而南也鸛鳴關雎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
召公斯言得之矣

關關雎音 雎在河之洲音 雎反 淑女君

子好逑 音求○曲也關關雌雄相和聲
也雉鳩水鳥一名王雉狀類鸛今

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當並遊
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
為人未嘗見其乘是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
河北方流水之通各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
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
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
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乎與至通
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
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
妣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

參差直夫淑女爲君子好述則問之未得何如耶彼參差荇菜可以興神明也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窮窈之淑女所以成內治者不當寤寐不忘以求之乎若其求而未得則寤寐思服而悠哉悠哉其思之深長至于輾轉反側不能自安焉其未得之憂如此

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閑閑然之雉
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
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
恭敬亦若雉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
者其交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
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
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
之端也可謂

○參初金反差初空反待音菜左右

服叶蒲北反悠悠展音轉反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

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遺或寐言無時
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輒者轉之半轉者輒之